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一

滿少卿飢附飽颺　焦文姬生讐死報

詩云

十年磨一劒　霜刄未曾試
今日把贈君　誰有不平事

話說天下最不平的是那負心的事所以冥中獨重其罰劍俠專誅其人那負心中最不堪的尤在那夫妻之間蓋朋友內忘恩負義拚得絕交了他便無別話惟有夫妻是終身相倚的一有負心一生怨恨不是當要可以了帳的事古來生死冤家一還一報的

獨有此事極多。宋時衢州有一人姓鄭、是個讀書人、娶着會稽陸氏女、姿容嬌媚、兩個伉儷綢繆、如膠似漆。一日正在枕蓆情濃之際、鄭生忽然對陸氏道、我與你二人相愛、已到極處了、萬一他日不能到底、我（物極必反）今日先與你說過、我若死、你不可再嫁、你若死、我也不再娶了。陸氏道、正要與你百年偕老、怎生說這樣不祥的話、不覺的光陰荏苒、過了十年、已生有二子。鄭生一時間得了不起的症候、臨危時、對父母道、兒死無所慮、只有陸氏妻子恩深難捨、況且年紀少艾、日前已與他說過、我死之後、不可再嫁、今若肯依所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終

言兒死亦瞑目矣陸氏聽說到此際也不叫言只是低頭悲哭十分哀切連父母也道他沒有二心的了死後數月自有那些走千家管閒事的牙婆每打聽脚踪探問消息曉得陸氏青年美貌未必是守得牢的人挨身入來與他來往那陸氏雖不推拒那一數人見了面就千歡萬喜燒茶辦果且是相待得好公婆看見這些光景心裏嫌他說道居孀行徑最宜穩重此輩之人沒事不可引他進門況且丈夫臨終怎麽樣分付的沒有別的心腸也用這些人不着陸氏由公婆自說只當不聞後來慣熟連公婆也不說了

果然與一个做媒的說得入港、受了蘇州曾工曹之聘、公婆雖然惱怒、心裏道是他立性既自如此、留着也落得做寃家、不是好住手的、不如順水推船等他去了罷、只是想着自巳兒子臨終之言、對着兩个孫兒未免感傷痛哭、陸氏多不放在心上、幾等服滿就收拾箱匣停當、也不顧公婆、也不顧兒子、依了好日、喜喜歡歡嫁過去了、成婚七日、正在親熱頭上、曾工曹受了漕師檄文、命他考試外郡、只得收拾起身、作別而去、去了兩日、陸氏自覺淒涼、傍晚之時、走到廳前閑步、忽見一个後生、像个遠方來的、走到面前、對

此處亦見

可恨、自此心

着陸氏叩了一頭、口稱道鄉官人有書拜上娘子、遞過一封柬帖來、陸氏接着、看那外面封筒上、題着三个大字、乃是示陸氏三字、認認筆踪、宛然是前夫手跡、正要盤問那後生、忽然不見、陸氏惧怕起來、拿了書、急急走進房裏來、剔明燈火、仔細看時、那書上寫道、

十年結髮之夫。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歡。資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他人而輕許。遺棄我之田疇。移蓄積于別戶。不念我之雙親。不恤我之二子。義不足以爲人婦。慈不足以爲人母。吾已

訴諸上蒼。行理對于冥府

陸氏看罷、嚇得冷汗直流、魂不附體、心中懊悔無及、懷着鬼胎、十分懼怕、說不出來、茶飯不喫、嘿嘿不快、三日而亡、眼見得是負了前夫、得此果報了、却又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節、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萬口訾議、及至男人家喪了妻子、却又憑他續絃再娶、置妾買婢、做出若干的勾當、把死的丟在腦後、不提起了、並没人道他薄倖負心、做一場說話、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醜事、

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貪淫好色宿娼養妓無所不爲總有議論不是的不爲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憐男人愈加放肆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們心裏的所在不知冥冥之中原有分曉若是男子風月塲中畧行着脚此是尋常勾當難道就比了女人失節一般但是果然負心之極忘了舊時恩義失了初時信行以至悞人終身害人性命的也沒一个不到底報應的事從來說王魁負桂英畢竟桂英索了王魁命去此便是一个男負女的榜様不止女負男如所說的陸氏方有報應也今日待小子說一

个賽王魁的故事與看官每一聽方曉得男子也是負不得女人的有詩為証

繇來女子號癡心　　癡得真時恨亦深
莫道此癡容易負　　冤冤隔世會相尋

話說宋時有个鴻臚少卿姓滿因他做事沒下梢諱了名字不傳只叫他滿少卿未遇時節只叫他滿生那滿生是个淮南大族世有顯宦叔父滿貴見為樞密副院族中子弟遍滿京師盡皆富厚本分惟有滿生心性不羈狂放自負生得一表人材風流可喜懷揣着滿腹文章道早晚必登高第抑且幼無父母無

于人之難如此世間有致客打抽豐者不

些拘束，終日吟風弄月，放浪江湖，把些家事多弄掉了，連妻子多不曾娶得，族中人漸漸不理他。滿生也不在心上，有个父親舊識，出鎮長安。滿生便收拾行裝，離了家門，指望投托于他，尋些潤濟。到得長安，這个官人已壞了官，離了地方去了。只得轉來，滿生是个少年孟浪不肯仔細的人，只道尋着熟人，財物廣有，不想托了個空，身邊盤纏早已罄盡。行至汴梁中牟地方，有个族人在那里做主簿，打點去與他尋些盤費還家。那主簿是个小官，地方沒大生意，連自家也只好支持過日，送得他一貫多錢，還了房錢飯錢，

餘下不多、不能勾回來、此時已是十二月天氣、滿生自思囊無半文、空身家去、難以度歲、不若只在外廂行動、尋些生意、且過了年、又處關中還有一兩个相識在那里做官、仍舊撥轉路頭、往西而來、到了鳳翔地方、遇着一天大雪、三日不休、正所謂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滿生阻住在飯店裏、一連幾日、店小二來討飯錢、還他不勾、連飯也不來了、想着自己是好人家子弟、胸藏學問、視功名如拾芥耳、一時未際、浪跡江湖、今受此窮途之苦、誰人曉得我是不遇時的公卿、此時若

肯雪中送炭、真乃勝似錦上添花、爭奈世情看冷煖、望着那一个救我來、不覺放聲大哭、早驚動了隔壁一個人走將過來道誰人如此啼哭那个人怎生打扮、

頭戴玄狐帽套、身穿羔羊皮裘、紫膛顏色、帶着幾分酒臉、映紅桃花、白鬚鬚湛着幾點雪、身如玉樹疑挺浩然驢背下、想從安道宅中來、

那个人走進店中、問店小二道、誰人啼哭、店小二答道、覆大郎、是一个秀才官人、在此三五日了、不見飯錢拿出來、天上雪下不止、又不好走路、我們不與他

飯喫了、想是肚中飢餓、故此啼哭那个人道那里不
是積福處、既是个秀才官人、你把他飯喫了、算在我
的帳上、我還你罷、店小二道、小人曉得、便去拿了一
分飯、擺在滿生面前道、客官是這大郎、叫拿來請你
的、滿生道、那个大郎、只見那个人已走到面前道就
是老漢、滿生作施了禮、道與老丈素昧平生、何故如
此、那个人道、老漢姓焦、就在此酒店間壁居住、因雪
下得大了、同小女盪幾杯熱酒煖寒、聞得道壁廂悲
愁之聲、不像是個以下之人、故步至此間尋問店小
二、說是个秀才雪阻了的、老漢念斯文一脉、怎教秀

肯念斯文
一脉若全

世態少

花老可謂具眼識人反為所悞

與不測多實但則當呢此可謂啟陀矣他

才忍飢故此教他送飯菜店之中無物可喫況如此天氣也須得杯酒兒敵寒秀才寬坐老漢家中斗小个小人厮送來滿生喜出望外道小生失路之人與老丈不曾識面承老丈如此周全何以克當焦大郎道秀才一表非俗日下偶困决不是落後之人老漢是此間地主應得來管顧的秀才放心但住此一日老漢支持一日直等天色晴霽好走路了再商量不遲滿生道多感多感焦大郎又問了滿生姓名鄉貫明白慢慢的自去了滿生心裏喜歡道誰想絕處逢生遇着這等好人正在徬徨之際只見一个籠頭的小厮拿

曰何忍違之

不富而好客史爲難得此富者必不好客也

了四碗嗄飯、四碟小菜、一壺熱酒、送將來道、大郎遂來與滿官人的、滿生謝之不盡、收了擺在卓上食用、小厮出門去了、滿生一頭喫酒、一頭就問店小二道、這位焦大郎是此間甚麼樣人、怎生有此好情、小二道、這个大郎是此間大戶、極是好義、平日扶窮濟困、至于見了讀書的尤肯結交、再不怠慢的、自家好喫幾杯酒、若是陪得他過的、一發有緣了、滿生道、想是家道富厚、小二道、有便有些產業、也不爲十分富厚、只是心性如此、官人造化遇着了他、便多住幾日不打緊的了、滿生道、雪晴了、你引我去拜他一拜、小二

道當得當得過了一會焦家小廝來收家伙傳大郎之命分付店小二道滿大官人供給只管照常支應用酒時到家裏來取店小二領命果然支持無缺滿生感激不盡過了一日天色晴明滿生思量走路身邊並無盤費亦且受了焦大郎之恩要去拜謝與叫做人心不足得隴望蜀見他好情也就有个希冀借些盤纏之意叫店小二在前引路竟到焦大郎家裏來焦大郎接着滿面春風滿生見了大郎倒地便拜謝他窮途周濟殊出望外倘有用着之處情願効力焦大郎道老漢家裏也非有餘只因看見秀才如此

困阨、量濟一二、以盡地主之意、原無他事、如何說个効力起來、浦生道、小生是个應舉秀才、異時倘有寸進、不敢忘報、大郎道、好說好說、目今年已傍晚、秀才還要到那里去、浦生道、小生投人不着、囊橐如洗、無面目還鄉、意思要往關中一路尋訪幾个相知、不期逗留于此、得遇老丈、實出萬幸、而今除夕在近、前路已去不迭、真是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没奈何了、只得在此飯店中且過了歲、再作道理、大郎道、店中冷落、怎好度歲、秀才不嫌家間淡薄、搬到家下與老漢同住幾日、随常茶飯、等老漢也不寂寞、過了歲朝、再處、

秀才意下何如、滿生道、小生在飯店中、總是叨忝老丈的、就來潭府、也是一般、只是萍蹤相遇、受此深恩、無地可報、實切惶愧耳、大郎道、四海一家、況且秀才是个讀書之人、前程萬里、他日不忘村落之中有此老朽、便是願足、何必如此拘拘哉、元來焦大郎固然本性好客、却又看得滿生儀容俊雅、丰度超羣、語言倜儻、料不是落後的、所以一意周全他、也是滿生有緣得遇此人、果然叫店小二店中發了行李、到焦家來、是日焦大郎安排晚飯、與滿生同喫、滿生一席之間、談吐如流、更加酒興豪邁、痛飲不醉、大郎一發投

（眉批：狂前待的人他日仍忘恐）

機、以爲相見之晚、直哄到興、盡方休、安頓他書房中歇宿了、不提、大郎有一室女名喚文姬、年方一十八歲、美麗不凡、聰慧無比、焦大郎不肯輕許人家、要在本處尋个衣冠子弟、讀書君子、贅在家裏、照管暮年、因他是个市戶出身、一時沒有高門大族、來求他的、以下富室痴兒、他又不肯、高不湊、低不就、所以蹉跎過了、那文姬年已長大、風情之事、儘知相思、只爲家裏來往的人、庸流凡輩頗多、沒有看得上眼的、聽得說父親在酒店中、引得外方一个讀書秀才來到、他便在裏頭東張西張、要看他怎生樣的人物、那滿生

依容舉止、儘看得過、便也有一二分動心了、這也是焦大郎的不是、便做道踈財仗義、要做好人、只該責發滿生些少、打發他走路纔是、況且室無老妻、家有閨女、那滿生非親非戚、爲何留在家裏宿歇、只爲好着幾杯酒、貪个人做伴、又見滿生可愛、傾心待他、誰想滿生是个輕薄後生、一來看見大郎殷勤、道是敬他人才、安然托大、忘其所以、二來曉得內有親女美貌、及時未曾許人、也就懷着希冀之意、指望圖他爲妻、又不好自開得口、待看機會、日挨一日、徑把關中的念頭、丟過一邊、再不提起了、焦大郎終日惛惛醉

此念是、惡

鄉没些搭煞不加提防怎當得他每兩下烈火乾柴你貪我愛各自有心竟自勾搭上了情到濃時未免不避形跡焦大郎也見了些光景有些疑心起來大凡天下的事再經有心人冷眼看不起的起初滿生在家大郎無日不與他同飲同坐毫無說話比及大郎疑心了便覺滿生飲酒之間没心没想言語參差好些破綻出來大郎一日推個事故走出門去了半日轉來只見滿生醉臥書房風飄衣起露出裏面一件衣服來看去有些紅色像是女人襯子模樣走到身邊仔細看時正是女兒文姬身上的又吊著一个

事甚不奇問之者奇

交頸鴛鴦的香囊、也是文姬手繡的、大驚咤道、奇怪、奇怪、有這等事、滿生睡夢之中、聽得喊叫、突然驚起、急斂衣襟不迭、已知為大郎看見、面如土色、大郎道、秀才身上衣服、從何而來、滿生曉得瞞不過、只得謅个謊道、小生身上單寒、忍不過了、向令愛姐姐處、看老丈有舊衣、借一件、不想令愛竟將一件女襖拿出來、小生怕冷、不敢推辭、權穿在此衣內、大郎道、秀才要衣服、只消替老夫講、豈有與閨中女子、自相往來的事、是我養得女兒不成器了、抽身望裏邊就走、恰撞著女兒身邊一个了頭、叫名青箱、一把撾過來道、

你好好實說姐姐與那滿秀才的事情、饒你的打、青箱慌了、只得抵賴道、沒曾見甚麽事情、大郎焦燥道、還要胡說、眼見得身上襖子、多脫與他穿着了、青箱沒奈何遮飾道、姐姐見爹爹十分敬重滿官人、平日兩下撞見時、也與他見个禮、他今日告訴身上寒冷、故此把衣服與他、別無甚說話、大郎道、女人家衣服、豈肯輕與人着、況今日我又不在家、滿秀才酒氣噴人、是那里喫的、青箱推道不知、大郎道、一發胡說了、他難道再有別處喫酒、他方纔已對我說了、你若不實招、我活活打死你、青箱曉得沒推處、只得把從前

句搭的事情一一說了、大郎聽罷氣得抓耳撓腮沒个是處、喊道不成才的歪貨、他是別路來的、與他做下了事、打點怎的、青箱說奶奶今日見爹爹不在、私下擺个酒盒、要滿官人對天罰誓、你娶我嫁、終身不負、故此與他酒喫了、又脫一件衣服、一个香囊與他、做記念的、大郎道、怎了怎了、嘆口氣道、多是我自家熱心腸的不是、不消說了、反背了雙手、踱出外邊來、文姬見父親撾了青箱去、曉得有些不尷尬、仔細聽時、一句一句說到真處、來在裏面正急得要上吊、忽見青箱走到面前、已知父親出去了、纔定了性、對青

箱道事已敗露、至此却怎麽了、我不如死休、青箱道姐姐不要性急、我看爹爹嘆口氣、仍恐不是走了出去、到有幾分成事的意思在那里、文姬道、怎見得、青箱道、爹爹極敬重滿官人、已知有了此事、若是而今趕逐了他去、不但惡識了、把從前好情多丟去、却怎生、了結姐姐、他今出去、若問得滿官人不曾娶妻的、畢竟還配合了、纔好住手、文姬道、但願得如此便好、果然大郎走出去、思量了一回、竟到書房中帶着怒容、問滿生道、秀才你家中可曾有妻未、滿生踟躕無地、戰戰兢兢回言道、小生湖海飄流、實未曾有妻、大

郎道秀才家既尚詩書也該有些行止吾與你本是一面不曾相識憐你客途過爲拯救豈知你所爲不義若此點汚了人家兒女豈是君子之行滿生慙愧難容下地叩頭道小生罪該萬死小生受老丈深恩已爲難報今爲兒女之情一時不能自禁猖狂至此若蒙海涵小生此生以死相報誓不忘高天厚地之恩大郎又嘆口氣道事已至此雖悔何及總是我生女不肖致受此辱今既爲汝汚豈可別嫁汝若不嫌地遠索性贅入我家做了女壻養我終身我也嘆了這口氣罷滿生聽得此言就是九重天上飛下一紙

輕諾者必寡信

所以起後日之輕薄也

赦書來。怎不滿心歡喜。又叩着頭道。若得如此玉成。滿某即粉身碎骨。難報深恩。滿某父母雙亡。家無妻子。便當奉侍終身。豈再他往。大郎道。只怕後生家看得容易了。他日負起心來。滿生道。小生與令愛。恩深義重。已設誓過了。若有負心之事。教滿某不得好死。（應驗）大郎見他言語真切。抑且沒奈何了。只得胡亂揀個日子。擺些酒席。配合了二人。正是

綺羅叢裡喚新人　錦綉窩中看舊物
雖然後娶屬先奸　此夜恩情翻較密

滿生與文姬。兩個私情。得成正果。天從人願。喜出望

小文姬對滿生道、妾見父親敬重君子、一時仰慕、不以自獻為羞、致于失身、原料一朝事露、不能到底、惟有一死而已、今幸得父親配合、終身之事已完、此是死中得生、萬千僥倖、他日竊不可忘、滿生道、小生飄蓬浪跡、幸蒙令尊一見如故、解衣推食、恩已過厚、又得遇卿不棄、今日成此良緣、真恩上加恩、他日有負、誠非人類、兩人愈加如膠似漆、自不必說、滿生在家無事、日夜讀書、思量應舉、焦大郎見他如此、道是許嫁得人、暗裏心歡、自此內外無間、過了兩年、時值東京春榜招賢、滿生即對丈人說、要去應舉、焦大郎收

拾了盤費、賫發他去、滿生別了丈人妻子、竟到東京一舉登第、纔得唱名、滿生心裏放文姬不下、曉得選除未及、思量道、汴梁去鳳翔不遠、今幸已脫白挂綠、何不且到丈人家裡、與他們歡慶一番、再來未遲、此時滿生已有僕人使喚、不比前日、便叫收拾行李、郎時起身、不多幾日、已到了焦大郎門首、大郎先已有人報知、是日整備迎接、鼓樂喧天、鬧動了一个村坊、滿生綠袍槐簡、搖擺進來、見了丈人、便是納頭四拜。拜罷、長跪不起、口裡稱謝道、小婿得有今日、皆賴丈人提攜、若使當日困窮旅店、沒人救濟、早已填了丘

豈怎能勾此身榮貴、叩頭不止、大郎扶起道、此皆賢婿高才、致身青雲之上、老夫何功之有、當日兩番失意、乃賢士之常、今日衣錦歸來、有光老夫多矣、滿生又請文姬出來交拜行禮、各各相謝、其日鄰里看的、挨擠不開、个个說道、焦大郎能識好人、又且平日好施恩德、今日受此榮華之報、那女兒也落了好處了、有一等輕薄的道、那女兒聞得先與他有須說話了、後來配他的、有的道、也是大郎有心把女兒許他、故留他在家裡住這幾時、便做道先有些甚麼、左右是他夫妻、而今一床錦被遮蓋了、正好做院君夫人去、

易盤者彷洲每每如此

還有何妨議論之間只見許多人牽羊擔酒、持花捧幣、盡是些地方鄰里親戚來與大郎作賀稱慶大郎此時、把个身子擡在半天裏了好不風騷、一面置酒款待女婿就先留幾个相知親戚相陪、次日又置酒請這一干作賀的、先是親眷再是鄰里、一連喫了十來日酒焦大郎費掉了好些錢鈔正是權喜破財不在心上滿生與文姬夫妻二人愈加厮敬厮愛歡暢非常連青衣也算做日前有功之人另眼看覷別是一分顏色有一首詞單道着得第歸來、世情不同光景、

比喻可以絕倒

世事從來無定，天公任意安排，寒酸忽地上金堦，立看許多滲瀨。熟識還須再認，至親也要疑猜。夫妻行事別開懷，另似一張卵袋。

話說滿生夫榮妻貴，暮樂朝歡，焦大郎本是个慷慨心性，愈加扯大，道是薦着女兒女壻，不憂下半世不富貴了，盡心竭力，供養着他兩个，惟其所用，滿生總是慷他人之慨，落得快活，過了幾時，選期將及，要往京師，大郎道是選官須得使用，纔有好地方，只得把膏腴之產，盡數賣掉了，湊着偌多銀兩，與滿生帶去，焦大郎家事原只如常，經這一番大弄，已此十去八

未必

兆已見矣正是望不忘的

九、只靠着女壻選官之後再圖典雅、所以毫不吝惜。滿生將行之夕、文姬對他道、我與你恩情非淺、前日應舉之時、已曾經過一番離別、恰是心裡指望好日、雖然牽繫、不甚傷情、今番得第已過、只要去選地方、眼見得只有好處來了、不知爲甚麼心中只覺悽慘、不捨得你別去、莫非有甚不祥、滿生道我到京即選、甲榜科名、必爲美官、一有地方、便着人從來迎你、與丈人同到任所、安享榮華、此是算得定的日子、別不多時的、有甚麼不祥之處、切勿挂慮、文姬道、我也曉得是這般的、只不知爲何有些異樣、不由人眼淚要

未必

落下來更不知爲甚緣故滿生道這番燕爾了多時今我去了頓覺冷靜所以如此文姬道這个也是兩人綢繆了一夜無非是些恩情濃厚到底不忘的話次日天明整頓衣裝別了大郎父子帶了僕人逕往東京選官去了這里大郎與文姬父子兩个互相安慰把家中事件收拾并疊只等京中差人來接同去赴任懸懸指望不題且說滿生到京得授臨海縣尉正要收拾起身轉到鳳翔接了丈人妻子一同到任揀了日子將次起行只見門外一个人大踏步走將進來口裏叫道兄弟我那里不尋得你到你元來在

此滿生擡頭看時、却是淮南族中一个哥哥、滿生連忙接待、那哥哥道兄弟幾年遠游、家中絕無消耗、舉族疑猜、不知兄弟却在那里、到京一舉成名、實爲莫大之喜、家中叔叔掘窖机公、見了金榜、即便打發差人、到京來相接、四處尋訪不着、不知兄弟又到那里去了、而今選有地方、少不得出京家去、恁哥哥在此做些小前程、幹辦已滿、收拾回去、已顧下船在汴河、行李多下船了、各處挨問、得見兄弟、你打迭已完、只須同你哥哥回去、只見親族、然後到任便了、滿生心中一肚皮要到鳳翔、那里曾有歸家去的念頭、見哥

未見哥時何不見相待

終是偷惰二字不能消化

哥說來意思不對、却又不好直對他說、只合糊塗道、小弟還有些別件事幹、且未要到家裡、那哥哥道、却又作怪、看你的裝裹多停當了、只要走路的、不到家里、却又到那里、滿生道小弟流落時節、曾受了一个人的大恩、而今還要向西路去謝他、那哥哥道、你雖然得第、還是空囊、謝人先要禮物為先、這些事、自然是到了任所處、況且此去到任所一路過東、少不得到家邊過、是順路却不走、反走過西去、怎的、滿生此時只該把實話對他講、說个不得已的緣故、他也不好阻當得、爭奈滿生有些不老氣、恰像還要把這件

事瞞人的一般、並不明說、但只東支西吾、憑那哥哥說得天花亂墜、只是不肯回去、那哥哥大怒起來、罵道、這樣輕薄無知的人、書生得了科名、難道不該歸來會一會宗族隣里、這也罷了、父母墳墓邊、也不該去拜見一拜見的、我和你各處去問一問、世間有此事否、滿生見他發出話來、又說得正氣了、一時也沒得回他、通紅了臉不敢開口、那哥哥見他不說了、叫些隨來的家人、把他的要緊箱籠、不由他分說、只一搬、竟自搬到船上去了、滿生沒奈何、心裏想道、我久不歸家了、況我落魄出來、今衣錦還鄉、也是好事、便

還鄉何妨
只要立得

到了家裏、再去鳳擱、不過遲得些月子、也不爲礙、特
那哥哥道、既恁地、便和哥哥同到家去走走、來只因
這一去、有分交
綠袍年少、別牽繫足之繩、青鬢佳人、立化望夫之
石。
滿生同那哥哥回到家裏、果然道爺宗族、隣里、比前
不同、盡多是呵脬捧屁的、滿生心裏也覺快活、隨去
見那親叔叔滿貴、那叔叔是擺家副院、致仕家居、既
是顯官、又是一族之長、見了侄兒、曉得是新第回來、
十分歡喜道、你一向出外不歸、只道是流落他鄉、竟

惟有書方鬪心然陀有多亦不渉汝罰心哭

知却能掙扎得第做官回來誠然是與宗族爭氣的人滿生滿口遜謝滿櫃客又道却還有一件事要與你說你父母早亡壯年未娶今已成名嗣續之事最為緊要前日我見你登科錄上有名便已為你留心此事宋都朱從簡大夫有一次女我打聽得才貌雙全你未來時我已着人去相求他已許下了此極是好姻緣我知那臨海前官尚未離任你到彼之期還可從容且完此親事夫妻一同赴任豈不為妙滿生見說心下喫驚半晌做聲不得滿生若是個有主意的此時便該把鳳翔流落得遇焦氏之事是長是短備

若有情之人自應留兩

如此便宜占得四个決絕

細對叔父說一遍道成親已久負他不得須辭了朱家之婚一刀兩斷說得決絕叔父未必不依允爭奈滿生謊言的是前日孟浪出遊光景恰像鳳翔的事是私下做的不肯當場明說但只口裏唧噥樞密道你心下不快敢慮著事體不周備麼一應聘定禮物前日是我多已出過目下成親所費總在我家支持你只打點做新郎便了滿生道多謝叔叔盛情容經兒心下再計較一計較樞密正色道事已定矣有何計較滿生見他詞色嚴毅不敢回言只得唯唯而出到了家裏悶悶了一回想道若是應承了叔父所言

病根在此

怎生撇得文姬父子恩情欲待辭絕了他的不但孤父這一段好情不好辜負只那尊嚴性子也不好沖撞他況且姻緣又好又不要我費一些財物周折也不該挫過做官的人娶了兩房原不爲多欲待兩頭絆着文姬是先娶的須讓他做大這邊朱家又是官家小姐料不肯做小却又兩難心裡真似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反添了許多不快活躊躇了幾日委決不下到底滿生是輕薄性子見說朱家是官宦之女好个模樣又不費已財先自動了十二分火只有文姬父子這一點念頭還有些良心不能盡絕

焦氏被棄只爲始不以正信乎女子不可不慎也

肚裏展轉了幾番、却就變起卦來、大凡人只有初起這一念是有天理的、依着行去、好事儘多、若是多轉了兩个念頭、便有許多奸貪詐僞沒天理的心來了、滿生只爲親事擺脫不開、過了兩月、便把一條肚腸換了轉來、自想道、文姬與我起初只是兩下偷情、算得个外遇罷了、後來雖然做了親、元不是明婚正配、況且我旣爲官、做我配的、須是名門大族、焦家不過市井之人、門戶低微、豈堪受朝廷封誥、作終身伉儷哉、我且成了這邊朱家的親、日後他來通消息時、好言回他、等他另嫁了便是、倘若必不肯去、事到其間

要我收留不怕他不低頭做小了算計已定就去四覆樞密樞密揀个黃道吉日行禮到朱大夫家娶了過來那朱家既是宦家又且嫁的女壻是个新科僉加要齊整粧奩豐厚百物具備那朱氏女生長宦門模樣又是著名出色的真是德容言功無不具足滿生快活非常把那鳳翔的事丟在東洋大海去了正是

花神脈脈殿春殘　爭賞慈恩紫牡丹
別有玉盤承露冷　無人起就月中看

滿生與朱氏門當戶對年貌相當你敬我愛如膠似

此斯忍極矣

潦滿生心裏、反悔着鳳翔多了焦家這件事、却也有時念及、心上有些遣不開、因在朱氏面前、索性把前日焦氏所贈衣服香囊拿出來忍着性子一把火燒了、意思要自此絕了念頭、朱氏問其緣故、滿生把文姬的事、畧畧說些始末道、這是我未遇時節的事、而今既然與你成親、總不必提起了、朱氏是个賢慧女子、到說道、既然未遇時節相處一番、而今富貴了、也不該便絕了他、我不比那世間妒忌婦人、倘或有便接他來同住過日、未爲不可、怎當得滿生負了盟誓難見他面、生怕他尋將來、不好收場、那里還敢想攬

李君虞於日亦以不

見小玉爲事

他、到、家、裏、亦、且怕在朱氏面上不好看、一意只是斷絕了、回言道、多謝夫人好意、他是小人家兒女、我這裡沒消息到他、他自然嫁人去了、不必多事、自此再不提起、初時滿生心中懷着鬼胎、還慮他有時到來、喜得那邊也絕無音耗、俗語云孝重千斤、日減一斤、滿生日遠一日、竟自忘懷了、自當日與朱氏同赴臨海任所、後來作尉任滿、一連做了四五任美官、連朱氏封贈過了兩番、不覺過了十來年、累官至鴻臚少卿、出知齊州、那齊州廳舍甚寬、合家人口住得像意、到任三日、裏頭收拾已完、內眷人等要出私衙之外、

到後堂來看一看、少卿分付衙門人役、盡皆出去、屏除了閒人、同了朱氏、帶領着幾个小廝丫鬟家人媳婦、共十來个人、一起到後堂散步、各自東西閒走看耍、少卿偶然走到後堂右邊天井中、見有一小門、少卿推開來看、裏頭一个穿青的丫鬟、見了少卿、飛也似跑了去、少卿急趕上去看、那丫鬟早已走入一个破簾內去了、少卿走到簾邊、只見簾內走出一个女人來、少卿仔細一看、正是鳳翔焦文姬、少卿虛心病、元有些怕見他的、亦且出于不意、不覺驚惶失措、文姬一把扯住少卿、哽哽咽咽哭將起來、道寃家你

一別十年向來許多恩情一些也不念及、頓然忘了、真是忍人、少卿一時心慌不及問他從何而來、且自辨說道、我非忘卿、只因歸到家中、叔父先已別聘、強我成婚、我力辭不得、所以蹉跎至今不得來你那里、文姬道、你家中之事、我已盡知不必提起、吾今父親巳死、田產俱無、剛剩得我與青箱兩人、別無倚靠、沒奈何了、所以千里相投、前日方得到此、門上人又不肯放我進來、求懇再三、今日纔許我畧在西院空房之內駐足、一駐足幸而相見、今一身孤單、漂無棲泊、你既有佳偶、我情愿做你側室奉事你、你與夫人、完我

餘生前日之事、我也不計較短長、付之一嘆罷了、說一句哭一句、說罷又倒在少卿懷裏、發聲大慟、連青箱也走出來見了、哭做一堆、少卿見他哭得哀切、不由得眼淚也落下來、又恐怕外邊有人知覺、連忙止他道、多是我的不是、你而今不必啼哭、管還你好處、且喜夫人賢慧、你既肯認做一分小、就不難處了、你且消停在此、等我與夫人說去、少卿此時也是身不由已的、走來對朱氏道、昔年所言鳳翔焦氏之女、剛隔了多年、只道他嫁人去了、不想他父親死了、帶了个丫鬟直尋到這里、今若不收留他、没个着落、怎麼

賢哉若爲男子必不似滿生

沒處去了、卻怎麼好、朱氏道、我當初原說接了他來家、你自不肯、直誤他到此地位、還好不留得他、快請來與我相見、少卿道、我說道夫人賢慧、就走到西邊去、把朱氏的說話、說與文姬、文姬回頭對青箱道、若得如此、我每且喜有安身之處了、兩人隨了少卿、步至後堂、見了朱氏、相叙禮罷、文姬道、多蒙夫人不棄、情愿與夫人鋪床疊被、朱氏道、那有此理、只是姐妹相處便了、就相邀了一同進入衙中、朱氏着人替他收拾起一間好臥房、就着青箱與他同住、隨房伏侍、文姬低頭伏氣、且是小心、朱氏見他如此、甚加憐愛、

且是過得和睦，住在衙中幾月了，少卿終是有些羞慚，不過意，縮縮朒朒，未敢到他房中歇宿，去一月外，厢去喫了酒歸來，有些微醺了，望去文姬房中燈火微明，不覺心中念舊，起來醉後却膽壯了，踉踉蹡蹡竟來到文姬面前，文姬與青箱慌忙接著，喜喜歡歡擁擁他去睡了，這邊朱氏聞知，笑道，來這幾時，也該到他房裏去了，當夜朱氏收拾了自睡，到第二日色高了，合家多起了身，只有少卿未起，合家人指指點點，笑的話的，道是十年不相見了，不知怎地舞弄這時節，還自睡哩，青箱丫頭在傍邊聽得不耐煩，想

也倦了、連他也不起來、有老成的道、十年的說話、講也講他大半夜、怪道天明多睡了去、衆人議論了一回、只不見動靜、朱氏梳洗已過、也有些不憾意、道這時節也該起身了、難道忘了外邊坐堂同了一个丫鬟走到文姬房前、聽一聽、不聽得裏面一些聲響、推門看、又是裏面關着的、家人每道日日此時出外理事去久了、今日遲得不像樣、我每不妨催一催一个就去敲那房門、初時低聲、逐漸聲高、直到得亂敲亂叫、莫想裏頭答應一聲、盡來對朱氏道、有些奇怪了、等他聞出來不得、夫人做主、我們掘開一壁進去

看看停會相公嗔怪、全要夫人擦待、朱氏道這个在
我不妨、衆人盡皆動手、須臾之間、已撥開了一堵壁、
衆人走進裏面一看、開了口合不攏來、正是
宣子慢傳無鬼論　良宵自昔有冤償
若還死者全無覺　落得生人不善良
衆人走進去看時、只見滿少卿直挺挺倘在地下、口
鼻皆流鮮血、近前用手一摸、四肢氷冷、已氣絕多時
了、房內並無一人、那里有甚麽焦氏、連青箱也不見
了、剛留得些被卧在那里、衆人忙請夫人進來、朱氏
一見、驚得目睜口呆、大哭起來、哭罷道、不信有這樣

的異事、難道他兩个人纔佈死了、相公連夜走了、衆人道、衙門封鎖、插翅也飛不出去、況且房裏兀自關門閉戸的、打從那裏走得出來、朱氏道、這等難道青天白日、相處這幾時、這兩个却是鬼、不成似信不信、一面傳出去、說少卿夜來縊死、着地方停當後事、朱氏悲悲切切、到晚來步進臥房、正要上床睡去、只見文姬打從床背後走將出來、對朱氏道、夫人休要煩惱、滿生當時受我家厚恩、後來負心、一去不來、害我室懸望、受盡苦楚、抱恨而死、我父見我死無聊、老人家悲哀過甚、與青箱丫頭、相繼淪亡、今在冥府訴准、

眞好人猶得做

公道

許自來索命十年之怨方得申報我而今與他冥府對訟去蒙夫人相待好意不敢相侵特來告别朱氏正要問个備細一陣冷風遍體颯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纔曉得文姬青箱兩个真是冤少卿之死被他活捉了去陰府對理朱氏前日原知文姬這事也道少卿没理的今日死了無可怨悵只得護喪南還單苦了朱氏下半世亦是滿生之遺孽也世人看了如此榜樣難道男子又該負得女子的

痴心女子負心漢　誰道陰中有判斷
雖然自古皆有死　這囘死得不好看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二

硬勘案大儒爭閒氣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

詩云

世事莫有成心　成心專會認錯
任是大聖大賢　也要當着不着

看官聽說、從來說的書、不過談些風月、述些異聞、圖个好聽、最有益的、論些世情、說些因果、等聽了的、觸着心裏、把平日邪路念頭、化將轉來、這箇就是說書的一片道學心腸、却從不曾講着道學、而今為甚麼說箇不可有成心、只為人心最靈、專是那空虛的纔

有公道、一點成心入在肚裏、把好歹多錯認了、就是聖賢也要偏執起來、自以為是、却不知事體竟不是這樣的了道學的正派莫如朱文公晦翁讀書的人、那一箇不尊奉他、豈不是个大賢、只為成心上邊也曾錯斷了事、當日在福建崇安縣知縣事、有一小民告一狀道、有祖先墳塋縣中大姓奪占做了自己的墳墓、公然安葬了、晦翁精于風水、況且福建又極重此事、豪門富户見有好風水吉地、專要占奪了小民的、以致興訟、這樣事日日有的、晦翁準了他狀、提那大姓到官、大姓說是自家做的墳墓、與別人毫不相

干的、怎麽說起占奪來、小民道原是我家祖上的墳、是他富豪倚勢占了、兩家爭个不歇、叫中証問時、各人爲着一邊、也没个的據、晦翁道此皆口說無憑、待我親去踏看明白、當下帶了一干人犯、及隨從人等、親到墳頭、看見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果然是一个好去處、晦翁心裏道、如此吉地、怪道有人爭奪、心裏先有些疑心、必是小民先世葬着、大姓看得好、起心要他的了、大姓先稟道、這是小人家裏新造的墳、泥土工程、一應皆是新的、如何說是他家舊坟、相公龍目一看、便了然明白、小民道、上面新工程、是他家的底

下須有老土、這原是家裏的、他奪了纔裝新起來、晦翁叫取鋤頭鉄鍬、在墳前挖開來看、挖到鬆泥將盡之處、瑺的一聲响把个挖泥的人振得手疼、撥開浮泥看去、乃是一塊青石頭、上面依稀有字、晦翁叫取起來看、從人拂去泥沙、將水洗淨、字文見將出來、却是某氏之墓、四个大字、傍邊刻着細行、多是小民家裏祖先名字、大姓吃驚道、這東西那里來的、晦翁喝道、分明是他家舊墳、你倚強奪了他的、石刻見在、有何可說、小民只是扣頭道、青天在上、小人再不必多口了、晦翁道是見得已真、起身竟回縣中、把墳斷歸

今之督守今亦有坐此者

小民把大姓問了个强占田土之罪小民戶口青天拜謝而去晦翁斷了此事自家道此等鋤强扶弱的事不是我誰人肯做深爲得意豈知反落了奸民之計元來小民說詐曉得晦翁有此執性專怪富豪大戶欺侮百姓此本是一片好心却被他們看破的拿定了因貪大姓所做墳地風水好造下一計把青石刻成字偷埋在他墳前了多時忽然告此一狀大姓睡夢之中說是自家新做的墳一看就明白的誰知地下先做成此等圈套當官發將出來晦翁見此明驗豈得不信況且從來只有大家占小人的那曾見

寧折不彎朱子所以為朱子也

有小人謀大家的所以執法而斷、那大姓委實受冤、心裏不伏、到上邊監司處再告將下來、仍發崇安縣問理、晦翁越加嗔惱道是大姓刁悍抗拒、一發狠着地方勒令大姓遷出棺柩把地給與小民安厝祖先、了完事件、爭奈外邊多曉得是小民欺詐、晦翁錯問了事、公議不平、沸騰喧嚷、也有風聞到晦翁耳朶內、晦翁認是大姓力量大、致得人言如此、慨然嘆息道、看此世界、直道終不可行、遂弃官不做、隱居本處武夷山中、後來有事經過其地、見林木蓊然、記得是前日踏勘斷還小民之地、再行閒步一看、看得風水真

覓奸民
恨朱子
當不公

好葬下該大發人家、因尋其旁居民問道此是何等人家、有福分葬此吉地、居民道若說這家墳墓、多是欺心得來的、難道有好風水報應他不成、晦翁道、怎生樣欺心、居民把小民當日埋石在墓內、騙了縣官、詐了大姓這塊墳地、葬了祖先的話、是長是短、備細說了一遍、晦翁聽罷、不覺兩頰通紅、悔之無及、道我前日認是奉公執法、怎知反被奸徒所騙、一點恨心、自丹田裏直貫到頭頂來、想道據着如此風水、該有發跡好處、據着如此用心貪謀來的、又不該有好處到他了、遂對天祝下四句道、

此地若發、是有地理、
此地不發、是有天理、

祝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屋瓦皆響、次日看那墳墓已[illegible][illegible]成[illegible][illegible]連尸棺多不見了、可見有了成心、雖是晦菴大賢、不能無誤、及後來事體明白、纔知悔悟、大就顯出報應來、此乃天理不泯之處、人若欺心、就騙過了聖賢、占過了便宜、葬過了風水、天地原不容的、而今為何把這件說這半日、只為朱晦翁還有一件為着成心上邊、硬斷一事、屈了一个下賤婦人、反致得他名聞天子、四海稱揚、得了

个好結果有詩爲証、

白面秀才落得爭、　　紅顏女子落得苦、

寬仁聖主兩分張、　　反使娼流名萬古、

話說天台營中有一上廳行首姓嚴名蕋、表字幼芳、乃是个絕色的女子、一應琴棋書画歌舞管絃之類無所不通、善能作詩詞、多自家新造句子、詞人推服、又博曉古今故事、行事最有義氣、待人常是真心、所以人見了的、沒一个不失䰟蕩魄在他身上、四方聞其大名、有少年子弟慕他的、不遠千里直到台州來求一識面、正是

十年不識君王面、　始信嬋娟解悞人、

此時台州太守、乃是唐與正、字仲友、少年高才、風流文彩、宋時法度、官府有酒、皆召歌妓承應、只站着歌唱送酒、不許私侍寢席、却是與他謔浪狎昵、也算不得許多清處、仲友見嚴蕊如此十全可喜、儘有眷顧之意、只爲官箴拘束、不敢胡爲、但是良辰佳節、或賓客席上、必定召他來侑酒、一日紅白桃花盛開、仲友置酒賞玩、嚴蕊少不得來供應、飲酒中間、仲友曉得他善于詞詠、就將紅白桃花爲題、命賦小詞、嚴蕊應聲成一闋、詞云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 詞寄如夢令

吟罷、呈上仲友、仲友看畢、大喜、賞了他兩疋縑帛、又一日時逢七夕、席中間、仲友有一个朋友謝元卿、極是豪爽之士、是日也在席上、他一向聞得嚴幼芳之名、今得相見、不勝欣幸、看了他這些行動舉止、談諧歌唱、件件動人、道果然名不虛傳、大觥連飲、興趣愈高、對唐太守道、久聞此子長于詞賦、可當面一試否、仲友道、既有佳客、宜賦新詞、此子頗能、正可請教、

元卿道就把七夕爲題、以小生之姓爲韻、求賦一詞
小生當飲滿三大甌、嚴蕊領命、即口吟一詞道、
碧梧初墜、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初謝、穿針人在合
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　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
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怕天上方纔隔夜。

詞寄鵲橋僊

詞已吟成、元卿三甌酒剛喫得兩甌、不覺躍然而起
道、詞既新奇、調又適景、且才思敏捷、真天上人也、我
輩何幸得親沾芳澤、亟取大觥相酹道、也要幼芳分
飲此甌、畀兒小生欽慕之意、嚴蕊接過喫了、太守看

見兩人光景，便道元卿客遊，可到嚴子家中做一程兒伴去。元卿大笑作簡揖道，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但未知幼芳心下如何。仲友笑道，嚴子解人，豈不願事佳客，況爲太守做主人，一發該的了。嚴蕊不敢推辭得。酒散，竟同謝元卿一路到家。是夜遂與同枕蓆之歡。元卿意氣豪奕，見此佳麗聰明女子，十分趁懷，只恐不得他歡心，在太守處凡有所得，盡情送與他家。留連半年，方才別去，也用掉若干銀兩，心裏還是歡然的。可見嚴蕊真能令人消魂也。表過不題。且說婺州永康縣有個有名的秀才，姓陳名亮，字同父，賦性

慷慨任俠使氣、一時稱爲豪傑、凡縉紳士大夫、有氣節的無不與交好、淮帥辛稼軒、居鉛山時、同父曾去訪他、將近居傍、小橋、騎的馬不肯走、同父將馬三躍、馬三次退卻、同父大怒、拔出所佩之劍、一劍揮去馬首、馬倒地上、同父面不改容、徐步而去、稼軒適在樓上看見、大以爲奇、遂與定交、平日行徑如此、所以唐仲友也與他相好、因到台州來看仲友、仲友資給館穀、留住了他、閒暇之時、往來講論、仲友喜的是俊爽名流、惱的是道學先生、同父意見亦同、常說道、而今的世界、只曾講那道學、說正心誠意的、多是

一班害了風痺病不知痛癢之人君父大讐全然不
理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性命是什麼東西
所以與仲友說得來只一件同父雖怪道學却與朱
晦菴相好晦菴也曾薦過同父來同父道他是實學
有用的不比世儒迂濶惟有唐仲友平日恃才極輕
薄的是朱晦菴道他字也不識的爲此兩箇議論有
些左處同父客邸興高思遊妓館此時嚴蕊之名布
滿一郡人多曉得是太守相公作興的異樣興頭沒
有一日閒在家裡同父是箇爽利漢子那里有心情
伺候他空閒聞得有一个趙娟色藝雖在嚴蕊之下

却也算得是箇上等的衍衍台州數一數二的同父就在他家游耍繾綣多時兩情歡愛同父揮金如土毫無悋澁妓家見他如此百倍趨承趙娟就有嫁他之意同父也有心要娶趙娟兩个商量了幾番彼此樂意只是是个官身必須落籍方可從良嫁人同父道落籍是府間所主只須與唐仲友一說易如反掌趙娟道若得如此最好陳同父特爲此來府裏見唐太守把此意備細說了唐仲友取笑道同父是當今第一流人物在此不交嚴蕊而交趙娟何也同父道吾輩情之所鍾便是最勝那見還有出其右者況嚴

蕊乃守公所屬意、卽使與交、肯便落了籍、放他去否、仲友也、笑將起來道、非是屬意、果然嚴蕊若去、此邦便覺無人、自然使不得、若趙娟要脫籍、無不依命、但不知他相從、仁兄之意已決否、同父道、察其詞意、似出至誠、還要守公贊襄、作个月老、仲友道、相從之事出于本人情願、非小弟所可贊襄、小弟只管與他脫籍便了、同父別去、就把這話回覆了趙娟、大家歡喜、次日府中有宴、就喚將趙娟來承應、飲酒之間、唐太守問趙娟道、昨日陳官人替你來說、要脫籍從良、果有此事否、趙娟叩頭道、賤妾風塵已厭、若得脫離、天

此處原是
仍多名世

地之恩、太守道脫籍不難、脫籍去、就從陳官人否、趙娟道、陳官人名流貴客、只怕他嫌弃微賤、未肯相收、今若果有心于妾、妾焉敢自外、一脫籍就從他去了、太守心裏想道、這妮子不知高低、輕意應承、豈知同父是个殺人不眨眼的漢子、況且手段揮霍、家中空虛、怎能了得這妮子終身、也是一時間爲趙娟的好意、冷笑道、你果要從了陳官人、到他家去、須是會忍得飢、受得凍、纔使得、趙娟一時變色、想道我見他如此撒漫使錢、道他家中必然富饒、故有嫁他之意、若依太守相公的說話、必是个窮漢子、豈能了我終身

之事、好些不快活起來、唐太守一時取笑之言、只道他不以爲意、豈知娍妹行中心路最多、一句關心、陡然疑變、唐太守雖然與了他脫籍文書、出去見了陳同父、並不提起嫁他的說話、了連相待之意、比平日也冷淡了許多、同父心裏怪道、難道娼家薄情得這樣、慘漸哄我與他脫了籍、他就不作準了、再把前言問趙娟、趙娟則道太守相公說來到你家要忍凍餓、這着甚麼來由、同父聞得此言、勃然大怒道、小唐這樣懵賴、只許你喜歡嚴蕊罷了、也須有我的說話處、他是个直性尚氣的人、也就不戀了趙家、也不去別

唐太守、一徑到朱晦菴處來、此時朱晦菴提舉浙東常平倉正在婺州、同父進去相見、已畢、問說是台州來、晦菴道、小唐在台州如何、同父道、他只曉得有个嚴蘂、有甚別勾當、晦菴道、曾道及下官否、同父道、小唐說、公尚不識字、如何做得監司、晦菴聞之、默然了半日、葢是晦菴早年登朝、茫茫仕宦之中、著書立言、流布天下、自己還有些不慊意處、見唐仲友少年高才、心裡常疑他要來輕薄的、聞得他說己不識字、豈不惱怒、怫然道、他是我屬吏、敢如此無禮、然背後之言未卜真偽、遂行一張牌下去、說台州刑政有枉、重

要巡歷，是夜到台州來，晦菴是有心尋不是的，來得急促，唐仲友出于不意，一時迎接不及，來得遲了些，晦菴信道是同父之言不差，果然如此輕薄，不把我放在心上，這點惱怒再消不得了，當日下馬，就追取了唐太守印信，交付與郡丞，說知府不職，聽參，連嚴蕊也拿來收了監，要問他與太守通奸情狀，晦菴道是仲友風流，必然有染，況且婦女柔脆，吃不得刑拷，不論有無，自然招承，便好參奏他罪名了，誰知嚴蕊苗條般的身軀，卻是鐵石般的性子，隨你朝打暮罵，千箠百拷，只說循分供唱，吟詩侑酒是有的，曾無一

侯常天生

菴他事受盡了苦楚、監禁了月餘、到底只是這樣話、晦菴也沒奈他何、只得胡亂做了不合蠱惑上官、很毒將他痛杖了一頓、發去紹興、另加勘問、一面先具本參奏、大畧道、

唐某不休講學、罔知聖賢道理、却誣臣為不識字、居官不存政體、褻昵娼流、鞫得奸情、再行覆奏、取進止等因、

言止而

唐仲友有個同鄉友人王淮、正在中書省當國、也具一私揭、辨晦菴所奏、要他達知聖聽、大畧道、

朱某不遵法制、一方再按、突然而來、因失迎候、酷

妄語也好
宰相聖主

逼娼流妄汚職官公道難泯力不能使賤婦誣服
尚辱瀆奏明見欺妄等因
孝宗皇帝看見晦菴所奏正拿出來與宰相王淮平章王淮也出仲友私揭與孝宗看孝宗見了問道二人是非卿意何如王淮奏說據臣看着此乃秀才爭閒氣耳一个道講了他不識字一个道不迎候得他此是眞情其餘言語多是增添的可有一些的正事麼多不要聽他就是孝宗道卿說得是却是上下司不和地方不便可兩下平調了他每便了王淮奏謝道陛下聖見極當臣當分付所部奉行這番京中斷

得王丞相幫襯、孝宗有主意、唐仲友官爵、安然無事、只可憐這邊嚴蕋、吃過了許多苦楚、還不算帳、出本之後、另要紹興去聽問、紹興太守也是一个講學的。嚴蕋解到時、見他模樣標緻、太守便道、從來有色者必然無德、就用嚴刑拷他、討拶來拶指、嚴蕋十指纖細、掌背嫩白、太守道、若是親操井臼的手、決不是這樣。所以可惡、又要將夾棍夾他、當案孔目稟道、嚴蕋雙足甚小、恐經折挫不起、太守道、你道他足小麼、此皆人力矯揉、非天性之自然也、着實被他騰倒了一番、要他招與唐仲友通奸的事、嚴蕋照前不招、只得

士人之所難能

且把來監了、以待再問、嚴蕊到了監中、獄官看實可憐他、分付獄中牢卒、不許難為、好言問道、上司卻你刑罰、不過要你招認、你何不早招認了、這罪是有分限的、女人家犯淫、極重不過是杖罪、況且已經杖斷過了、罪無重科、何苦捨着身子、熬這等苦楚、嚴蕊道、身為賤妓、縱是與太守有姦、料然不到得死罪、招認了有何大害、但天下事真則是真、假則是假、豈可自惜微軀、信口妄言、以汚士大夫、今日寧可置我死地、要我誣人、斷然不成的、獄官見他詞色凛然、十分起敬、盡把其言稟知太守、太守道、既如此、只依上邊原

斷、施行罷、可惡這妮子崛強、雖然上邊發落已過、這裏原要決斷、又把嚴蕊帶出監來、再加痛杖、這也是奉承晦菴的意思、叠成文書、正要回覆提舉司、看他口氣、別行定奪、卻得晦菴改調、消息方纔放了嚴蕊出監、嚴蕊恁地悔氣、官人每自爭閒氣、做他不着兩處監裏、無端的監了兩箇月、強坐得他一箇不應罪名、到受了兩番科斷、其餘逼招拷打、又是分外的受用、正是

規圓方竹杖、漆抑斷紋琴、
好物不動念、方成道學心。

公道在人

難得如此

嚴蕋喫了無限的磨折放得出來氣息奄奄幾番欲死將息杖瘡幾時見不得客卻是門前車馬比前更盛只因死不肯扳唐仲友一事四方之人重他義氣那些少年尚氣節的朋友一發道是雖比古來義俠之倫一向認得的要來問他從不曾認得的要來識他面所以挨擠不開一班風月場中人自然與道學不對但是來看嚴蕋的沒一个不罵朱晦菴兩句晦菴此番竟不曾奈何得唐仲友落得動了好些唇舌外邊人言喧沸嚴蕋聲價騰湧直傳到孝宗耳朶內孝宗道早是前日兩平處了若聽了一偏之詞貶謫

了唐與正卻不屈了這有義氣的女子沒申訴處陳同父知道了、也悔道、我只向晦菴說得他兩句說話、不道認真的大弄起來、今唐仲友只疑是我害他、無可辨處、因致書與晦菴道、

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眞足當田光之死矣、然困窮之中、又自惜此潺命、一笑、

看來陳同父只爲唐仲友破了他趙娟之事、一時心中憤氣、故把仲友平日說話、對晦菴講了出來、原不料晦菴很毒、就要擺𢲰仲友起來、至于連累嚴蕋受

此人此煞似甚若何和

此苦拷皆非同父之意也、這也是晦菴成心不化、偏執之過、以後改調去了、交代的是岳商卿名霖、到任之時、妓女拜賀、商卿問那箇是嚴蕊、嚴蕊上前答應、商卿擡眼一看、見他舉止異人、在一班妓女之中、却像雞羣中野鶴獨立、却是容顏憔悴、商卿曉得前事、他受過折挫、甚覺可憐、因對他道、聞你長于詞翰、你把自家心事做成一詞訴我、我自有主意、嚴蕊領命、略不搆思、應聲口占卜算子道、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悞、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

滿頭莫問奴歸處

商卿聽罷大加稱賞道你從良之意決矣此是好事我當爲你做主立刻取伎籍來與他除了名字判與從良嚴蕊叩頭謝了出得門去有人得知此說的千金幣聘爭來求討嚴蕊多不從他有一宗室近屬子弟喪了正配悲哀過切百事俱廢賓客們恐其傷性拉他到伎館散心說着別處多不肯去直等說到嚴蕊家裏纔肯同來嚴蕊見此人滿面慽容問知爲着喪偶之故曉得是个有情之人關在心裏那宗室也慕嚴蕊大名飲酒中間彼此喜樂因而留住傾心來

往了多時畢竟納了嚴蕊爲妾嚴蕊也一意隨他遂成了終身結果雖然不到得夫人縣君却是宗室自取嚴蕊之後深爲得意竟不續婚一根一蒂立了婦名享用到底也是嚴蕊立心正直之報也後人評論這个嚴蕊乃是眞正講得道學的有七言古風一篇單說他的好處

天台有女眞奇絕　揮毫能賦謝庭雪
搽粉虞候太守筵　酒酣未必呼燭滅
忽爾監司飛檄至　桁楊横掠頭搶地
章臺不犯士師條　肺石會疏刺史事

賤質何妨輕一死、豈承浪語汚君子、
罪不重科兩得笞、獄吏之威止是耳、
君侯能講毋自欺、乃遣女子誣人爲、
雖在縲絏非其罪、尼父之語胡忘之、
君不見
貫高當時白趙王、身無完膚猶自强、
今日蛾眉亦能爾、千載同聞俠骨香、
含顰帶笑出徉狂、寄聲合眼閉眉漢、
山花滿頭歸去來、天潢自有梁鴻案